

微言集

明清史考辨

李治亭 著

——
——
——
——
——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辽宁民族出版社

●

——
——
——
——

© 李治亭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言集：明清史考辨 / 李治亭著.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 10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ISBN 978-7-5497-0409-5

I. ①微…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1666号

微言集·明清史考辨

WEIYANJI·MINGQINGSHI KAObIAN

出版发行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 面 尺 寸：180mm×250mm

印 张：33

字 数：570千字

印 数：1-2000

出 版 时 间：2012年10月第1版

印 刷 时 间：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吴昕阳 李 璜

封 面 设 计：杜 江

责 任 校 对：林 松

标准书号：ISBN 978-7-5497-0409-5

定 价：68.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345

邮购热线：024-23284335

<http://www.lnmzchs.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从事清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迄于今，已近五十年。历年发表的论文不算少，尚未编过个人文集。我深知出版论文集之类的书甚难，也就很少想过这件事。

今年夏，辽宁民族出版社吴昕阳副总编辑邀我编一本自选文集。开始，我还以为是客气话，嘴里说感谢，心里未必很当真，迟迟未操作。入秋，昕阳问我编完否？我这才感到误会了人家的美意。她再次明确而郑重说明：约我编文集，确系本社的决定，切勿疑虑，并嘱我尽快把文集编出来。真的，这让我好感动！我不再犹豫，迅即行动，历时仅月余，就把文集编出来了。忆及此事之缘起，直到完成，全赖辽宁民族出版社之盛情相邀，慨然为我出版文集，此情此谊，既深且厚，非一言而能尽！不待写在“后记”，这里，先向辽宁民族出版社致以真诚的谢意！

我拜读过老一辈们诸多文集，也浏览过时下已出的某些集子，各有各的编法，无须论其短长。我以为，编一部文集，当有一中心内容，或称为主题，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为体现辽宁民族出版社的“民族”特色，我设定本文集的基本内容，当以满洲（族）与清史，而清史则以清入关前史为主。清入关前，正是满洲形成与崛起之时，遂使两者合而为一，概称之为清朝开国史，为本文集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考虑到相关的内容，如读清史的札记类，就一件事或某一学术观点，发点议论。

根据这一设想，拟将收入文集的论文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满洲（族）论”，二是“明清兴亡论”，三是“清前期人物论”，四是“专题论丛”，五是“读史议论”，近五十篇论文。这五部分内容，集中反映清前史与清初至康熙前

期的研究成果。当然，我的研究成果远不止这些，例如，有关东北地方史的论文，以及学术考察、学术专访等未予收入。一本文集所收论文毕竟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势必将文集内容搞得杂乱无章，有如一个拼盘，照顾到了面，却显得分散而主题不鲜明。本着少而精、主题集中的原则，宁肯舍弃部分论文，亦有利于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清入关前与满洲（族）史。以后如有机会，再编新的文集也不迟。

新中国成立前，有关清入关前史、清初与满洲（族）史的研究，长期冷清，少有问津者。即便是清朝断代史也不被看重，其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至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仍不见明显起色，唯从清史中分离出来的所谓“近代史”，却成一热门学术。清史真正热起来，从冷落变为“显学”，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迄今已三十余年，“清史热”不减不退。其中，清入关前史包括满洲形成史一度占据风头，有席卷全清史之势，成果之多，远胜清亡迄至改革开放前约七十年成果的总量还要多！

虽说研究热火朝天，硕果累累，但认识与评价不一，有些问题的分歧相当尖锐，直到现在也难达成共识。例如：

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是“分裂了中国”吗？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是“犯上作乱”吗？

努尔哈赤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将其评为“武装强盗头子”！

满洲即现代满族的前身，她本属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无论从她的远世祖先肃慎算起，还是从后世的直接祖先女真开始，满洲从来是中华民族固有民族。但近年有些学者却说：“清军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显然，将入关前已兴起的满洲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

清军入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偶然性所使然？有些学者持后一说，用“偶然性”来解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清军入关，是参与全国重新统一战争，还是“野蛮的民族征服”？明明是群雄角逐的统一战争，确说成是“异民族入侵”。

满洲崛起，与明朝的矛盾，本为一国之内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却被某些人篡改成“国家间斗争”！

还有更极端的说法，断然全盘否定清朝：“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大倒退”，是“以夷变夏”，使汉族“亡国灭种”！“后金——清野蛮凶残，代表了邪恶与黑暗。”

举凡降清的原明将吏，统统被斥为“汉奸、叛徒、卖国贼”，说他们“背叛祖国，背叛民族，背叛亲人”云云。

还有其他相近相似的说法，不一而足。

上述说法种种，大都是针对清入关前史与满洲兴起史，延及清军入关的一些重大问题，换言之，都是从这一阶段历史研究中发出的完全不同的声音。但是，清史学界的主流还是肯定满洲与清朝的。

从清朝历史的全过程来考察，清入关前史，无疑是清史的“源头”。这一阶段，以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复仇为开端，至顺治元年（1644）初清入关前，共六十一年，又称为清开国创业时期。至四月，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即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及南明诸政权展开角逐，争夺天下，仍是清继续创业之时。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接收郑氏台湾为标志，初步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至此，正好历经百年，可称为清之“百年创业史”。正确认识、科学阐释其“百年创业史”，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并非针对上述的不同观点而作而发。实际情况是，在我发表大部分论文时，学术界尚未流行这些种种不当的观点，迟至近十余年间才陆续出现，有的颇为盛行。我想强调的是，我写的大多数论文与前引的说法并无关系。但也有个别论文是针对当前不同观点，予以反驳。如，《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必须还历史真实——〈正说清朝十二帝〉质疑》《历史的回答——也辨吴三桂降清问题》等，就属于这类文章。不论哪种类型的文章，或正面阐述、论证，或批驳，贯穿全文集的学术主线，就是表达了我的“民族观”与“清史观”，跟百年间尤其是近年间出现的种种不正确的评说划清了界限。

如果要详细阐明我的基本观念，绝非一言而能尽，亦非千言所能说得清楚。这里，只能约略说几句吧！

在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满洲（族）是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造力、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伟大民族之一。从其先世女真创建金朝，到其自身创建清王朝，无不给予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中国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贡献最大的一个王朝。她打破历代一直贯彻的“华夷之辨”，实行“天下一家”“中外一视”的新观念，真正解决了对边疆的完全统一。在边疆的设置上，自秦始皇筑长城，限隔内外，长

城以外的多民族，游离于“大一统”之外。而清第一次将秦始皇所行郡县制应用于边疆，用多种体制把边疆管辖起来。满洲——清朝的中国定型，始有当代中国疆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可以与之相比！至于在其他各个领域，皆有重大建树，可资大书特书之事，不胜枚举。要而言之，满洲——清朝改变了中国，发展了中国，以“文”化中国。

从满洲民族的实践活动，尤其她的不断更新的新观念，展示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善于学习，胸怀宽广，勇于进取，适时捕捉历史机遇。正是这一文化精神，引导着满洲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人们总是奇怪地问：满洲人数少，文化落后，何以打败能征惯战的农民军？又怎样击败强大的明王朝？答案总强调清的武力强大，“野蛮人”总是能“征服”先进的汉民族。其实不然。表面看，是武力打败，实则是文化精神在满洲人心中激励，并鼓舞他们奋勇向前！一句话，是文化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诸政权。在清入关前，满洲的这一特色即文化思想尤为突出地展现出来。

一切不实之辞，污损满洲——清朝历史的评价，都将在她的伟大建树面前不攻自破。

当然，我肯定满洲——清朝，并不是要掩盖其不足或者错误。如，她坚持“首崇满洲”，对汉族施以“文字狱”；她坚持国语、骑射、服饰传统不变，强迫汉族剃发易服，接受满洲文化习俗；拒绝西方科技文明，自认骑射之技最好，不接受西方的火器，甚至采取鄙视的态度，被乾隆帝斥为“淫巧小技”，一概排斥。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人类社会生产已取得重大突破，如西方社会已达到新的进步，满洲——清朝却没有跟上时代的大变化，即使英国人把“资本主义”送到中国的大门口，也被乾隆帝断然拒之于大门之外！到晚清时，清朝已经衰弱不堪，多次错过改革自救的大好时机，也就无法复兴了。

清朝百年创业史，历时长久，艰难险阻，宛如一部英雄史诗，令人感泣；每个事件都是一个传奇故事，让人心驰神往……但若展开研究，就不会像听故事那样轻松。总是因为史料未必详备，难以揭示其历史真相。更兼情况错综复杂，由努尔哈赤一人之崛起，竟牵动方方面面，其中是是非非，如何评断？诸如明与建州女真，后金建国，与明之战争；后金与李氏朝鲜之关系，新兴起的满洲与蒙古、与黑龙江沿岸诸民族、尤其与汉族之关系；清（后金）与农民军政权、清与南明诸政权、汉人反抗清之剃发易服、清收复南明所属的郑氏台湾，等等，真是多方交织在一起，矛盾重重，孰是孰非，功过之裁定，以何标

准加以区分、界定？学术界部分学者的思维方法是：先入为主，即先设定某一方为正义的一方，与之对立者即为非正义的一方。如定明朝为正义，那么，清（后金）则推为非正义，于是，断定清向明发动战争为非正义，是侵略战争。而明为保己国土而战，就是正义之战。设定李氏朝鲜为正义方，皇太极两度发动对朝鲜战争都是侵略战争。其他，如南明、大顺、大西等政权，都被定为正义，那么，清入关、分别向他们展开进攻，统统是“侵略”，正义一方投降清朝，统统是背叛行为，必受谴责。如此等等。

这种评价方法，如同改革开放前，要求人们站稳政治立场，拥护、支持一方，去反对、否定另一方。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历史研究，则将造成是非混乱，无法揭示历史真相。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时代通行之法，应当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仍未彻底消除，还被一些人奉为“指导”。

坦白地说，我不赞成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从自己的科研实践中提出一种新的可行之指导原则：

第一，不要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王朝，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即站在历史发展的趋势的立场来评是非；

第二，不要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或几个民族，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平等地看待各个民族；

第三，不要站在纯道德的立场上，去肯定或否定一切，而应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根本立场上。这就是重动机，更重实践的效果，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来判是非曲直。

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就是一个基本思想：完全平等看待各个政权、各个民族，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其实践效果为据，是非就一目了然。如果按照改革开放前的思维模式与阶级标准，必然按“阶级身份”去划分明或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那就会得出汉族为正义，少数民族兴起则为“侵略”。如此评述历史，就永远不会获得真理！

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大体是按此“三原则”为指导的。我的认识，并非一开始就很明确，也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科研实践之后，加以总结并提炼而成。实践也证明：此“三原则”较少偏见，不易以偏赅全，不犯狭猛等错误。

我的主观愿望如此，效果如何，有待广大读者来检验。

还须强调的是，本文集之长短文章并非写于一个时期，恰恰是陆续写成并

发表的。其学术水平及论文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如拿二十几年乃至三十余年前写的文章与今日相比，难免诸多幼稚甚或失误。这次收入文集时，一律不改不动，以存历史原貌。

清史与满洲（族）史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本文集所收的几十篇文章，与之相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两滴水，至多是反映其一小角的历史画面而已。又以其语言至微至陋，故取本文集之名曰“微言集”。

本书是我的“一家之言”，记录在此，乞方家雅正。

2011年12月18日夜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目 录

自序·····	001
---------	-----

满洲（族）论

略说满洲名称的来源·····	003
建州女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谈《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	006
清初索伦人·····	013
简论爱新觉罗家族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前言》·····	026
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与作用·····	035
论清入关前的民族统治政策·····	054
清入关前满洲文化论·····	075
满族与中华文化·····	086
清代满（洲）族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的变迁·····	099
中国·本溪建州女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	119

明清兴亡论

明清兴亡考辨	
——为清军入关 350 年而作·····	131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	146
明清战争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	160
论清（后金）五次入关及其战略思想·····	170
论清的统一与郑成功收复台湾·····	185
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	194
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	212

清前期人物论

历史人物论·····	229
关于努尔哈赤研究的几个问题·····	240
努尔哈赤创业考察记·····	258
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	272
文治武功卓著的清崇德帝皇太极·····	276
多尔袞死因考·····	292
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	305
清平南王尚可喜与尚氏家族·····	322
《尚氏宗谱》与尚可喜研究·····	328
《尚氏宗谱》与三藩史实考辨·····	345
历史的回答 ——也辨吴三桂降清问题·····	365
明清之际历史人物传记修纂评价研讨会综述·····	375

专题论丛

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387
清史纪元应始于何年·····	392
清史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	398
关于清入关前史料辨伪存真问题·····	402
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几点设想·····	417

必须还历史真实	
——《正说清朝十二帝》质疑·····	427
深切悼念文良老师·····	437

读史议论

读史与人生·····	445
历史·治国·修身漫议·····	458
清代“大一统”的新观念·····	461
清太宗喜欢读史·····	464
多尔袞严惩贪官·····	468
康熙帝废长城·····	472
《康熙王朝》中之康熙帝与历史上的康熙帝·····	479
历史上真实的雍正皇帝·····	484
清史纪实小说的开山之作·····	490
历史影视创作应当尊重历史·····	495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辛亥革命八十年祭·····	501
附：成功始于勤奋	
——我的学术自述·····	504
后记·····	514

满洲(族)论

WEIYANJI

略说满洲名称的来源

公元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庄严宣布:自此以后,他们的民族只许称满洲,其他一切不正确的名称永行禁称。可以认为,这是满洲名称的正式使用。全称应为满洲族,现今通行的满族名称,是辛亥革命后对前者的简化。清太宗为什么将本民族定名为满洲,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三百多年间,说法种种,误解纷纭。现在,理应定一个说法,尤其有助于消除误解。

误解之一,是把满洲当成地名。最恶劣莫过于日本帝国主义,早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已把东北指为“满洲”,与蒙古并列,统称“满蒙”。他们的官方文件,乃至学术著作,把现今东北三省概称为“满洲”,遂将一个民族的名称混为地名,一直影响到今天,一些对历史缺乏了解的人们,一提满洲,仍以满洲为东北,而不知它本是民族之称。

误解之二,是把满洲当成国名。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制造“满洲国”所留下的遗毒。所以,一提满洲,往往又与“满洲国”联系起来,甚至视为同义,这与民族名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清代,把满洲作为族称的最权威的文献,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该书指出:“满洲,本部族名……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其实,乾隆帝的这番话,不过是对1635年清太宗定族称的进一步论证和确认。

清朝皇帝已明确否定了满洲为国名的说法。但是,在清代早期文献中确实有满洲为“国”的记载。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为清太宗时所修,是清代第一部官方实录。首叙满洲源流时,说天女所生的布库里雍顺已建立国家,“其国定号满洲”。由此便误认为满洲为国名。由满文译成汉文的“国”字,在

满文中，其本意有“国家”“部落”“人口”等含义。比照历史文献所载，即以明代女真（满族的前身）诸部为例，有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等，都在后面加一“国”字，自称“乌拉国”等；以他称而言，如明朝称女真诸部，也时加一个“国”字，这不表示一个独立国家，更非现代人的国家观念，实际是部落或部族之义。清太宗命将征黑龙江中上游时，嘱咐领兵将领要向当地各民族宣传我们同他们“皆系一国之人”，以便于不战而招抚之。他所说的“一国”应理解为“一族”，因为他们同属女真人，正是在同一民族的含义中以“一国”而代称。所以，布库里雍顺所谓定国号为满洲，实质是定部落名为满洲。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屡屡出现满洲与女真诸部并列的记载，仅举一例：叶赫派一使者至努尔哈赤处，称：“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从明朝到今人，皆把乌拉、哈达、叶赫、辉发等统称为女真的一“部”，那么，满洲也不例外，应是女真诸部之一。所说“总一国”，其义甚明，是说我们同属一个民族即女真。前引《满洲源流考》，不过是重申历史事实，消除人们的误解罢了。

满洲非国名，作为部落或部族称，源于何时？是否从清太宗宣布启用满洲族称开始？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再具体征引清太宗于1635年发布关于族称的谕旨。他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诸申与女真同音，明代统称为女真。清太宗不准称诸申，也就是不再称女真，而称原名满洲。此称之由来，延续久远，相传很多世代。这说明在清太宗以前，进而推定在努尔哈赤以前，已有满洲的名称。根据清朝统治者的说法，早在布库里雍顺时代就已有满洲的名称。未免言之过早，布库里雍顺是传说中的人物，如果确有其人，当属“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的人。按传说，他所建的满洲国号，地在斡朵里，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南，约当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他命名本部落名称为满洲，因何起此名称？是无法解释的，就是说，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破译不了的。

满洲人的姓氏，多以居地为氏，或以本部名为氏。同样，明代女真诸部都以所居之地或附近山、川而得名。如哈达部，以其附近的哈达河而命名；辉发部近处有辉发河而名之，乌拉部近居乌拉河畔，叶赫部有叶赫河，皆以河得名。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满洲之得名，同哈达等诸部一样，是从该部落所

居之地的山、川得名。此说颇令人深省。满洲究竟以何地、哪个山川演变为部落名称?有的学者具体论证,是由“蔓遮”地名而衍化为“满洲”。据有的学者考证,“蔓遮”之地,相当于今吉林省集安县境。这里,在明代已成为女真诸部的故乡。约当元明之际,建州女真南迁之时,在这里生活过。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率族人南迁,居住此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率族人进入朝鲜境内,而集安与朝鲜为邻,他经此地进入朝鲜或后人返回中国,这个地区应为其居住的故乡之一。这个重要线索,也是重要证据,就是朝鲜人申忠一所著《建州纪程图记》,记叙他自朝鲜前往赫图阿拉途中,经历蔓遮岭,居于此处的女真人,他记为“蔓遮胡人”,统称“蔓遮诸部”。以朝鲜人所亲见,该部是一个不小的女真群落,不见得逊于哈达、辉发等较小的部落。但在明清官方典籍中,蔓遮的名称不见载,大抵被涵盖在建州女真诸部而不显,努尔哈赤的祖先迁离此地,定居于赫图阿拉,明朝遂以建州而称之。清太宗对此很反感,认为是明朝“误名建州”。他坚决主张用本族的传统名称,其意在追本溯源,不忘祖先。至于满洲是否从蔓遮转化而来,还可继续研究。

顺便指出,清太宗不准称诸申(女真),同宣布用满洲名称的第二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具有同样的政治深意。他深知明朝人以宋与金(女真)和谈为戒,保持警惕,故避讳以金称国名、以女真称族名,表示他的政权和民族与金代女真并无关系。

以上略说,可以认为,清太宗宣布用满洲名称,并不是给本族以新的命名,而是对原有名称的恢复,重新加以确认,并把属于他先人的部落名称作为所有女真人的族称。于是,以此为标志,满洲共同体宣告成立,与古老的女真族划清了界限,进入满洲发展的新时代。

(原载《新文化报》1995年11月28日)